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 **十九** 次全体会议
1996年10月2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 (马来西亚)
嗣后: 威尔莫特先生(副主席) (加纳)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9(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十九条)(A/51/366/Add.2)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载于文件A/51/366/Add.2的一封信中, 秘书长告知大会主席, 自从发出其1996年9月17日和20日的信函后, 赤道几内亚已支付了必要的款项, 将其拖欠款项降低到《宪章》十九条规定的数额之内。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卡塔尔外交部长谢赫哈马德·本·赛义夫·萨尼阁下发言。

萨尼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致以诚挚的祝贺。我们相信你将引导大会工作走向成功。我要向你的前任, 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对其在大

会的历史性第五十届会议期间的领导作用表示敬意。我也想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 对他致力于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实现其崇高理想方面的目标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

一系列的国内冲突和爆炸性局势威胁着一些国家。世界面临着种族极端主义和由大量移民、难民潮流、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民族冲突。这些问题未能得到迅速的经济和政治变迁的解决, 而变迁会成为全世界所期望的新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对新的秩序及其原则和方法尚未得到一种全面的认识。我们都应该为一个公正、平衡和全面的国际体系而努力。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成果, 那么联合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在其他领域中所发挥的重大和有效的作用要求我们对联合国进行改革, 联合国的作用对确立这一国际体系的原则的价值是不容否认的, 也是不能低估的。改革应从使大会重新具有活力开始, 使其能有效地, 并以提高它在世界舆论中的信誉的方式进行工作。

我们还提到, 有必要改革安全理事会, 增加其有效性, 使其能反映某些国家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况, 并反映新的国际秩序, 使安理会能承担其重大的责任。

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当前, 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任务特别重要; 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步骤部署早期预防性措施,

因为这才是避免冲突的烈火爆发的最好途径,而不是诉诸政治或军事措施以扑灭冲突,后者只能导致不完全、不公正的解决。因此,重要的是重申区域组织在根据《宪章》第八章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可能发挥的重大和有效作用。

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如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组织之间的合作应该得到促进,因为预防性外交和早期预警是防止冲突爆发并寻求和平解决的最好途径。

在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裁军问题具有巨大的重要性。裁军只能通过遏制军备竞赛,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竞赛才能实现。我们相信,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要求增加对条约的支持,要求所有国家批准该条约,使其具有全球性质。卡塔尔国重申有必要使以色列参加不扩散条约并把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作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第一步。我们相信,该区域的稳定和安全的利益应促使以色列这样做。

在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陛下的英明方针指导下,卡塔尔国重申对区域和国际的承诺,并承担通过国际和区域组织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海湾地区对整个地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我们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其他友好国家一道,寻求在海湾地区促进和平与安全。我们还进行不懈的努力,在睦邻关系、相互尊重、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尊重其合法性以及通过对话、调解或通过国际法院实施国际法解决冲突的基础上和该地区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和建设性的关系。

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寻求解决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的争端的努力。我们对也门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上个月在巴黎,通过国际调解和仲裁,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和平解决关于大哈尼什岛的争端,签订协议表示极为满意,协议有助于红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促进双边关系、睦邻关系和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并将提高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我们还愿对友好的法国政府为求得这一争端的和平解决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卡塔尔国对伊拉克人民表示其兄弟般的友情和同情,由于强加给他们的制裁,伊拉克人民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欢迎伊拉克和联合国之间关于执行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所达成的石油换取粮食的协议,因为这将减轻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并能使他们满足他们对食物和药物的要求。我们呼吁联合国创造必要的条件,实施这一决议。

我们还愿重申我们对伊拉克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的承诺。但是,同时,伊拉克也应在国际合法性和国际法常规内,充分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我们对利比亚人民由于强加给他们的制裁所受到的苦难表示严重的关切。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其他许多会员国关于执行制裁后的做法的看法,我们呼吁建立必要的保证,以公平地实行制裁,使国际利益得到保护,而且人民由于制裁所遭受的苦难也得以减轻。

卡塔尔国为促进中东取得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因此,我们参加了1996年6月举行的开罗阿拉伯首脑会议,在会上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重申,为取得和平,根据安理会第242(1967)号、第338(1973)号和第425(1975)号决议,以及根据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作为中东和平的重要基础而接受的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以色列必须从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完全撤出,必须创造条件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自己的独立国家,以及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从叙利亚戈兰和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军。

我们愿在这个论坛上呼吁以色列新政府继续努力保证中东和平进程的成功,并根据已经达成的协定,考虑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马德里会议所依据的各项决议,以及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我们希望以色列政府重新考虑它的立场,以便推动和平进程,创造有利于该区域各国人民之间合作的条件,并实现中东持久和全面的和平。

我们呼吁和平进程的两个共同赞助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支持和平进程,并同时向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援助。

卡塔尔国对以色列违反国际决定、《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和马德里会议通过的规定,继

续没收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和进行移民的情况表示关切。

叙利亚戈兰、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和阿拉伯耶路撒冷内这些定居者活动应立即停止。我们谨重申,我们反对改变阿拉伯耶路撒冷城人口特点或其法律地位,特别是1967年1月4日前其地理和地缘政治地位的任何企图。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保证以色列执行关于耶路撒冷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252(1968)号决议,因为在中东建立全面和公正和平必须解决阿拉伯耶路撒冷问题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他们应该有权根据有约束力的国际决定和联合国决议返回。

卡塔尔认为在该区域建立全面和公正和平的进程是唯一的战略选择,以色列政府打开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附近隧道的决定违反和亵渎伊斯兰圣地并是对全世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挑衅行径。它违反和平进程,违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有可能冻结和平进程并使该区域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和暴力情况。

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呼吁和平进程共同赞助者和国际社会迅速制止以色列针对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以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进一步呼吁各方继续谈判并执行迄今达成的各项协定的规定。我们期待华盛顿会议圆满结束,将导致永久关闭该隧道,以及以色列部队立即撤出巴勒斯坦地区的确实措施。

中东区域及整个世界深受恐怖主义之害。我们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一贯支持对付该现象的国际努力。我们承诺促进召开有关该问题国际会议的所有倡议。我们参加沙姆伊赫会议再次证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然而,我们愿重申不应把抵抗占领和侵略丑化为恐怖主义,因为它是为了捍卫国际权利。

我们赞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他们在四年多的侵略和种族灭绝期间捍卫其实体和容忍及公正的崇高理想。我们重申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统一及其国际承认边界内主权的承诺。我们同样要求各方全面执行《代顿协定》的规定,为依法惩处战争罪犯作出努力。

卡塔尔国欢迎为结束车臣的屠杀达成的协定,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努力建立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以签署《关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和设立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为开端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提供的新前景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帮助经济脆弱的国家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

因此,必须重新考虑武器费用及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问题,如预防性外交和提供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必须把这样节省的费用转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其经济和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应该把发达和富裕国家的援助用于克服贫困和不发达状况。

贫困、不发达及剥夺权利的问题也危及环境。世界人口过剩是多年来经常性的威胁,只能造成世界许多国家环境恶化和贫困扩散。巨大资源浪费在有助于缩小富国和穷国间差距的非必需品上。这种情况日益严重,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求重新考虑浪费这些资源,而不减轻人类痛苦或甚至满足全世界穷国人民需要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谋求适当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责任。新的世界秩序不应增加穷国的痛苦和贫困。

我们再次确认我们对联合国的信任和对这个独特国际机构的支持,它有责任处理严重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按照《宪章》所载的建立一个合作至上的和平、安全及繁荣世界的崇高理想谋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拉圭外交部长阿尔瓦多·拉莫斯先生阁下。

拉莫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也许目前在众多决定中经常出现的“全球化”一词最好地描述了在本十年中占上风的、将在日益扩大和密切的相互依存影响下扩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体系。诚然,这个词不能准确地总结自1989年以来出现的跨国现象的广泛和复杂程度,1989年标志冷战的结束。

毫无疑问,这个词表明,今天,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领域的因果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超越传统国家边界。相互依赖今天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市场、资本流动、研究和生产同政治地图并不吻合。先进技术的工业组装线不考虑任何国家边界,从而经常使人

们难以确定最后产品的产地,因为其组件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国家的政治边界已不再是经济生产和加工的边界。多国公司的网络大为扩大,以至于其各附属公司之间的交易就占了世界贸易的四分之一。面对国际电子交易的波动和不稳定性,最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难于控制其货币的汇率或利率水平。最近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被视为是这种货物和服务交易自由化全球趋势在体制上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相互依赖的一种力量。

因此,尽管全球化在世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速度——从农业经济国家的缓慢和审慎步伐,到拥有先进技术国家的突飞猛进——但全球化似乎已成为冷战后时代的显著标志。这种现象日趋导致国家间各种相互关系方式的共鸣和反思制度占据主要地位,从理论上说,这种制度应该有助于国际稳定,因为根据传统理论,当各国在经济和财政上更加相互依赖时军事对抗的危险就有所减少。但最近发生的事件却表现得相反:国际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紧张和冲突来源,以及新的非常规暴力和犯罪形式,这些形式影响世界和平并破坏了各民主社会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稳定共存。

在这种全球化和相互依赖背景下,联合国——通过其普遍性构成,通过其把各种不同人类发展水平和种族或宗教构成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凝聚结构,通过其作为超越地方、国家或区域一级的所有关切或期望的交流场所或宣传媒介,而采取体制能力——将能够理想地发挥领导和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联合国这个论坛因其性质及其庞大使命,应该比任何其它机构都更忠实地体现或反映这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现象。

但是,联合国这种显著作用仍然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理想。因此,人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联合国作为本十年形成的这个全球制度的有机体现是否能够在预防性外交方面采取有效的系统行动。我们要进一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面对新的挑战在加强其作用方面有何国家责任。

虽然这可能看起来十分简单,但是人们可以把战争视为不正义、人口过多或贫穷的结果。但是,要在可以实现和平之前消除这些情况,则预防或控制紧张局势就成了一种空想。为此,我们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以一种更新和现代的观点看待联合国应如何作出回应并采取行动对付和平

面临的新威胁,并应以何种身份对最近或目前各种全球化形式所固有的现象作出回应。

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当然会遇到一种无法避免的障碍:即以传统形式出现并作为联合国结构所基于的基本单位的国家。国家已不再垄断国际决定,因此也不是决定其合法性的排他因素。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同人们所描述的不明确的国家崛起的现象相类似,它表现在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多国政治运动复杂网络产生国际影响的广泛非国家政治机构或媒介中,而非政府组织和多国政治运动大量增加是新的相互依赖的另一个迹象,在管理世界性体系方面发挥着日趋积极的作用。

毫无疑问,政府为国家政治决定的执行者,应在外交、安全、防御、宏观经济和货币等问题上保持其基本权力。显然,靠各国政府意愿支持的联合国已经并将继续作为政府各种意愿的概括者或综合者,而不妨害其会员国军事或财政权力或大或小的影响。为此,很自然,联合国采取或不采取行动都取决于各国政府感到关切还是漠不关心,或取决于这些政府表达其共识或分歧的方式。但是,其它角色也已踏上国际舞台,它们并非总是众多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种族群体没有为外部强加的民族,即所谓的区域国家所同化,它们同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多的联系,但同国家当局的联系却在不断削弱,还有一些宗教运动,它们超越边境并煽起狂热情绪,而这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恐怖主义效果。

因此,我们看到一种双重和矛盾的进程:即全球化和分裂化。一方面,相互依赖带来了一个日趋相互联系的世界,其中各实体都相互影响,这在理论上将有助于各政治单位的加强和各大国或大区域集团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分裂化,这是国际舞台上这些新角色渐进影响的后果。联合国自其成立以来,会员国人数几乎增加了五倍,目前,大约三分之一会员国都受到叛乱或持不同政见运动或流亡政府的严重影响。

所有这些原因都同这种全球化和分裂化的辩证进程,各种形形色色的新角色在国际上的日趋重要性以及不能通过传统集体安全机制调和的威胁和平的非常规因素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对联合国进行重新思考并据此采取行动。

联合国结构调整当然不是一个新问题。第三十、四十和五十周年时,人们都曾为修正或者说改革作出努力,目标是在谋求其各项宗旨方面取得更大效力。但不幸的是,目前进行的努力同前几次努力一样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这个根源比谋求行政效率或职能合理化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对目前联合国结构调整的努力进行评估,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实际上目前研究的几乎所有改革都仅仅产生程序或形式上的影响,并没有对加强该系统或至少其实质作出决定性贡献,如果我们铭记联合国所存在的这个历史时期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变革步伐的加快,则情况就尤为如此。

乌拉圭完全和发自内心地赞成关于进行改革的普遍愿望。与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顽强地、自然地倾向于支持在全球或区域各级制定手段或工具,促使或迫使各国根据法律行事。象我国这样以国际法律准则为基础的国家必须支持任何在国际关系中保证法律秩序、法律原则和法律准则的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重申我们的和平愿望或重申我们国际法至上信念的问题。

乌拉圭真正地将《宪章》各项原则以及本组织各宗旨作为其自身的原则和宗旨,其中包括维持和平与安全—具体的体现是我国向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的部队人数最多—以及包括承认国际法至上原则—具体的体现是,我国第一个无条件地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因此,我国关于联合国的立场符合我国历来对自身作为一个国家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基础就是在国家负有责任的一切领域尊重国际承诺、严格遵守国际法各项原则。

关于本届会议议程,在不影响乌拉圭代表团将在大会各机构所作的发言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简略地评论一下某些特别重要的项目。

正是由于我刚才提到的冷战后的变化,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显然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由于安理会对国际冲突的评价、预防或缓和具有潜在的影响,由于必须有效地运用各国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因此必须使安理会的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化或透明化,使安理会的组成在地理分布上更加公平。

鉴于今日世界的现实,乌拉圭已经表示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目,但正是由于增强透明度和代表性,非

常任理事国数目也应该增加。现在已经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提议,我们至少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安理会今后无论如何组成,争取更大代表性的努力不应该对安理会作业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尽管存在着各种障碍,继续阻挠巩固广泛和稳定的和平,但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1991年在马德里发起的和平进程。本着同样的精神,国际社会应该继续鼓励以色列、巴勒斯坦当局和阿拉伯各国进行直接谈判—这种谈判今天正在美国举行—以期实现相互承认以及实现整个中东持久和平的最终目标。我们相信,正在美京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最终将取得我们所有方面都希望实现的成功,谈判也似乎正在朝着成功方面发展。

在另一方面,在一个由分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里,一体化是进行公平竞争所必不可少的进程。在这方面,南锥体共同市场(南锥体市场)各国深信,我们的一体化进程有利于真正的贸易自由化。南锥体市场是一个一体化的、开放的进程,这个进程在分区域内外创造了各种经济区。因此,已经制定了各种鼓励措施,以促进与本半球其它国家、其它区域集团以及区域外的其它国家进行联合。但最重要的是,南锥体市场在其组织内外促进贸易。今天,南锥体市场是开放区域主义的典范,这种开放区域主义确认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承诺,而且更重要的是确认世界贸易组织的主张。

毫无疑问,自由贸易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期间已经反复确认这一点。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赞成任何单方面的行动,这种行动企图将国内立法延伸到其境外,而且由于这种行动,一个国家无论是在精神或文字上都可以将其法律运用到其国界之外,这不仅破坏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原则,而且也破坏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正是国际社会最近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本质。

我们在我们整个大陆建立民主代表制度的希望日益强烈,但是我们仍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单方面地对一个国家采取经济、贸易或财政措施。至今尚没有任何例子可以表明这种措施可以促进一个国家迅速和和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

关于进行合作以促进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忆及,支付能力较大的国家曾经承诺拨出0.7%的国内总产值用于这一目的。然而,近年来,这个承诺所产生的捐款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与本组织所经历的财政危机没有关系。这些资源是用来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现象,为我们各国人民创造比较有尊严的生活条件。我们也不应将合作局限为纵向、单向进程;相反,我们也必须从南南合作角度看待合作问题,利用我们的共同经验,创造我们的竞争优势。

几天前,乌拉圭是率先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该条约与其它事态发展——例如国际法院关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法律性问题的咨询意见——一道,构成了重申国际和平与安全各项原则的基本文件。

在裁军领域,我们一再表示反对转让、储藏、出口和制造杀伤地雷。因此,我们将继续坚决支持一切旨在销毁此类武器以及保证今年5月在维也纳通过的议定书早日生效的努力。此类武器使许多人受害,其中包括乌拉圭参加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西撒哈拉维持和平特派团的部队,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销毁这类武器。

最后,我们在结束发言时谨提到我们所努力叙述的全球化现象中最显而易见的表现之一:非法药物的生产、贩卖和消费。这是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制造悲剧最多的形式之一,从各种来源得到的统计数字表明这个问题日益严重。这个问题具有跨国性质,因此必须对整个生产、贩运和消费周期有计划地实施共同责任原则——没有任何例外或单方面行动。这应该是一个极为紧密的锁链,其环节应该毫无例外地包括所有国家。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们对你当选以指导大会工作表示最真诚的祝贺,请接受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在你的活动中支持你的最坚定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圭亚那外交部长克莱门特·罗希先生阁下。

罗希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在联合国面对着其第二个五十年的开始和一个新的千年的曙光是,进,我们期待着本组织继续履行其《宪章》的崇高宗旨: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和在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权主义问题方面实现国际合作。

过去五十年的经验表明,这些目标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意味着冲突的结束。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内纷争代替了超级大国争斗而成为对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我们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来处理很多冲突处于支配地位的局势。同时,人类的绝大多数仍然遭受贫困、饥饿和疾病的痛苦。这种不人道的情况为长期的经济和社会退化提供了肥沃的滋生土壤。

主席先生,你面临着指导我们处理人们关切的如此大量问题的重大任务。但是,我们相信,你的众所周知的外交经验和才干将在寻求满意的解决办法方面为我们指出新的道路。作为长期促进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马来西亚的儿子,你无疑将在履行交给你的很多责任方面表现出紧迫感。

通过这样做,你将继续推进你的前任、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所作出的努力,他为改革和改组这个世界组织以使它更适应我们在冷战后时期的需要发挥了先锋作用。他理应为去年所做的工作得到我们的感谢。

我还想对秘书长表示敬意,他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秘书处提供了充满活力的领导。

去年举行的纪念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会议为思考本组织过去的成就以及它的今后方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各国为加强联合国以使之能够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提出了很多想法和建议。更仔细地研究其中一些建议,以确定其是否可行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的一些主要委员会、我们的几个工作小组和秘书处如果从事这项工作可能会有好处,以便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的想法不会被置于一旁,被忽视和遗忘。

在那个历史时刻,我国总统提出他关于一个新的全球人类秩序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世界各国可为进步的目的共同建立创造性的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概念是建立在以下信念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彼此依赖

的世界中，除非我们学会团结而共生，否则将必然分散而灭亡。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多么强大，都不能指望充分对付它现在面临的很多复杂的、跨越边界的问题。联合国会员国需要紧急联合起来，以决定它们怎样能够在《联合国宪章》中具体指出的各个领域加强合作。

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是建立一种和平伙伴关系，因为世界虽然自1945年以来幸运地避免了另一场世界战争，但却确看到了一些新旧冲突，这些冲突继续扩散并削弱我们的集体力量。这些冲突爆发的原因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和难以消除的。需要对这些冲突进行认真研究并作出解决的努力。这无例外地意味着，联合国将不得不超越传统的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活动，而增加旨在平息潜在冲突局势的预防性外交活动。应吸取过去的行动，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行动的经验，以采纳可能指导今后行动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可能需要用新的和有想象力的想法来补充解决冲突的传统作法。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共同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以加强安全理事会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的能力。我们在使安理会的运作对公众更具透明度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这算是我们的成绩。然而，我们尚未就第48/26号决议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主要方面作出决定。

副主席维尔蒙特先生(加纳)主持会议。

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方法的意见有很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调和这些意见，以便就改革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审查现在在我们桌上的各种建议，例如伯利兹、意大利和马来西亚提出的建议，以决定它们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在正确的环境中，而且如果有必要的政治意愿，一个经改革的、更具代表性的安理会是有可能出现的。

一个更民主的安全理事会将获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尊重和信任。最终，各会员国们会被说服，从而更多地依赖于本组织提供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更少地依赖于其本国代

价高昂的防御部队。正如《宪章》具体指出的那样，大会、安理会本身、国际法院、秘书处以及根据《宪章》第八章作出的区域安排等各种不同的机构和组织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抵御破坏和平行为的有效堡垒。在冷战期间，上述一些机构未能履行其某些职能。我们现在必须努力赋予其全面运作所需的机制。

同时，我们有必要加强反对各种致命武器，无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扩散的伙伴关系。随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我们现在有机会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尽管人们都认为这项条约不尽如人意，但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禁止进一步发展此类危险武器的机会。

尽管人们认为常规武器不如核武器那样令人忧虑，但它们对人类生命和财产的破坏性并不亚于核武器。随着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结束，这些武器的生产国把它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那些国家中，这些武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导致了最后的冲突。因此，必须密切监督这种危险的转让，并认真尝试将军火工业转为发展目的。看到我们对和平的投资产生的红利的時候已经到了。

为避免使用武力，我们必须努力促进对话、谈判和发展，以消除各种争端和冲突的根源。中东地区持续爆发暴力事件表明，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否则，在那一动乱的区域中，和平仍将无法实现。因此，不能让和平进程灭亡，因为没有和平进程，交战方之间和解的前景是非常渺茫的。同样，在朝鲜半岛以及事实上在所有人民之间存在分歧的地区中，我们都必须作出最好的外交和政治努力，以减缓紧张局势，鼓励和平统一。

在冷战后的时代中，我们的安全关注已扩大到其他领域，如环境和贩毒。作为一个小国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圭亚那期待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审议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将于1997年举行。会议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评估在履行于里约和布里奇顿作出的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

关于努力与贩毒和吸毒作斗争的问题，我们高兴地参加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6月举行的高级别辩论。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就已商定的措施和尽早建立一个国际刑事

法庭的问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庭将作为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阻止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和其他侵害人类的行为。

我国政府参加了关于环境与发展、人口与发展、人类住区、妇女和儿童以及社会发展等各种问题的首脑会议,也渴望看到在这些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得到充分的实施。我们也指望即将在罗马召开的粮食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能弘扬这些已有的承诺。根除饥饿和保证全世界人民的粮食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作为曾遭受殖民主义有害影响的国家,圭亚那声援所有那些目前正面临着巨大发展挑战的国家。因此,我们高兴地参加了最近对《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实施情况的中期审议。审议的结果使我们有理由希望,通过大力加强非洲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合作,非洲的困境是可以克服的。此时,我们愿呼吁所有国家更为努力地支持非洲促进其发展的倡议,因为《非洲议程》的成败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成败。

我们正在阐述一个更广泛的全面《发展纲领》,上述问题是该纲领的核心。过去一年中,我们努力结束就这项重要文件的内容进行的谈判,虽然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但它显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我们还要寻求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所需的那种政治意愿。我们似乎拘泥于在前几年的对话期间设定的对抗方式。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会员国日益相互依赖以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我们现在已有构成全球和平与发展伙伴关系基础的足够因素。

经各方一致同意,具体指出各方的义务和权利,可以制定出这种伙伴关系的内容。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将同意承担其发展的主要责任以及有必要采取良好的治理方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内部努力,并帮助建立一种有利于成功的国际经济环境。

同在许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欧洲联盟国家之间已经存在一段时期的洛美伙伴合作关系一样,这种安排将能为其运作提供适当程度的可预见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联合运作和共同受益的保障。最终,这种伙伴合作关系将成为我们大家都多年向往的一个新的和开明的世界秩序的基础。

我国总统切迪·贾根先生和圭亚那政府与人民决心致力于创造这种新型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几次国际会议,包括在南非米德兰举行的第九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都充分支持这一概念。因此我们受到鼓舞,认为在尊重国家主权,参加性民主,社会和经济平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基础,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人类秩序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知道,不管怎么称呼,要建立这样一种秩序或者伙伴关系不是轻而易举的,这将需要采取一种完全新型的发展模式,使所有各种因素—政府的或非政府的,以及多边和区域机构—一起努力,争取经济和社会进步。

圭亚那政府1996年8月举办的一次专题讨论会充分考虑了促进这一新秩序的方式与方法问题。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会议特别同意,既然巨大的债务负担继续阻止发展,应该认真考虑取消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大幅度减少多边债务,以及把剩余的债务额减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维持的水平,把还债额限制在出口的10%以内,只要剩下资源的50%用于发展社会部门。还应该大大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资金转让,首先是动员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来源,达到把国民生产总值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现有目标,其次,采用新的和创重新措施,如托宾税和征收与环境相关的税项,调动资源,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使南北世界各国政府都能受益,以及第三,采取措施稳定国际货币体制和金融市场。

在我们推动新型全球人类秩序概念的努力中,我们认为还应该认真考虑建立一套公正与公平的贸易体制,包括提供进入北方市场的可靠途径。这种体制应该考虑到小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保证商品价格的公平和稳定;确保重新谈判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关于贸易和环境、知识产权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定;减少和放宽今后金融转让附加条件;重新强调扩大生产和增强以求可持续发展和在南方有一个安全的物质环境;发展社会部门,作为任何新方案的重点,强调教育、人力资源、卫生以及妇女、儿童和土著人民的发展需要;以及加强使联合国民民主化和加强联合国的努力,重组其他的多边金融机构,以更加有效地响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迅速解决联合国本身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会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它们的支付义务,以便使所有的联合国活动的资金来源能有一个健全和可以预见的基础。

我国政府认为,以上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以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可以承认,其中有些措施——如果不是全部——在许多人看来可能过分大胆和深远。但是,如果不尽快执行这些措施,我们就有危害后代的严重危险。我们有迅速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防止我们各国人民,甚至我们整个文明进一步衰退。因此,让我们下定决心把这次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变成联合国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和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公正和开明的伙伴合作关系的时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几内亚比绍外交和几内亚人社区部长德尔芬·达席尔瓦先生阁下发言。

达席尔瓦先生(几内亚比绍)(以葡萄牙语发言;法文稿由代表团提供):我要热烈祝贺大会主席的当选,并且重申我们相信他的才干与技巧定将有助于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我向他保证,几内亚比绍代表团准备而且愿意协助他。

我们还要对他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履行职责的奉献精神 and 建设性精神表示祝贺。

我们借此机会强调我们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赞赏,并重申我们对他的信任。他在联合国系统改革方面的主动行动和亲自参与使我们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去年超过185个国家聚集在纽约市,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历史性纪念给联合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评价和评估它在一个变化中世界的状况,并展望未来。

世界许多居民迄今既没有享受到和平,也得不到安全,更不用提社会福利,他们在今天与在昨天一样对联合国寄予信任。联合国担负着全球使命,是能够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在全球范围发展社会经济合作的唯一机构。

联合国今天必须应付的众多挑战和必须满足的希望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改组和振兴联合国,因为它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对在这个重要和及时问题上开展的全面努力作出了贡献。几内亚比绍认为,非洲集团提出的所有相关建议以及例如意大利提出的其他建议应得到适当考虑。

在一个为许多严重冲突困扰的世界里,联合国不可否认是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可以在这里实现那些构成该组织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不可替代作用的基础的理想。

然而,尽管联合国目前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平与安全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只是一种梦想。冲突和自相残杀的战争以及国家间严重紧张状况的持续使全体民众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导致人命的丧失,造成民族和难民大规模迁移。非洲不幸地成为遭受这种悲剧影响最严重的大陆。安哥拉、布隆迪、利比里亚、卢旺达和索马里就是非洲最近历史的明显例子。

最近,在我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我们作为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先生的特使访问了安哥拉。这体现了我国人民对安哥拉人民的支持,显示了我国有关各方之间信任的明确愿望。这一信任对和平进程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联合国、3个观察国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布隆丹·贝耶先生在建立安哥拉和平进程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深信,我们迄今所走的道路和取得的进展证明国际社会完全应该给予信任,完全应该继续支持安哥拉的和平进程。几内亚比绍希望,拖延《卢萨卡议定书》的充分实施的因素将得到克服。

我们痛惜造成利比里亚我们这个分区域国家分裂的悲剧,我们同样痛惜已缔结的协议不断遭到违反,加剧了人命的丧失,并引发新的暴力。我们还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利比里亚战争给邻国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们敦促交战各派尊重《阿布贾协定》和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新的实施计划。我们还促请他们与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和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方面进行充分合作,寻求最终解决利比里亚问题。

大湖区的局势,尤其是布隆迪目前的局势也是令我们非常关切的。我们支持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为避免卢旺达悲剧在这些国家重复发生而作的努力。

关于西撒哈拉,我们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组织公民投票而作的努力。

几内亚比绍继续特别关注东帝汶的局势,那里的局势需要各方通过谈判采取和平的政治手段,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要欢迎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主持下为找到公正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而举行的谈判。

我代表我国政府重申我们坚信,应在尊重普遍性原则和各国合法平等的基础上使中华民国在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生活在一个由总统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管辖领土上的2100万人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构成按照《联合国宪章》阐明的法律和司法条件承认他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权力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中国的统一是一个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问题。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在统一前在法律上有权享有国际地位。换句话说,应承认它为一个国家,适用分裂国家平行代表权的原则。

必须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我们认为解决中东冲突的任何持久办法都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还必须尊重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该区域的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它们在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安全生活的权利。最近几天的不幸事件削弱了和平进程,同时严重影响到世界公认舆论。我们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坚持对话的道路,以恢复信任的气氛,这是建立持久和平的关键。我们欢迎阿拉法特主席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之间的会晤,这是这一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赞扬正为恢复以--巴对话作出贡献的各方,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举行的选举,是解决欧洲这一危机的一个积极因素。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将从此致力于重建这一受到破坏的国家,以确保和平、容忍与发展的未来。

对古巴实行的禁运严重影响到该国的人民,必须通过有关各方的对话和谈判解决,以找到全面和令人满意的办法。

贫穷、营养不良、饥饿和严重的流行疾病,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的不幸现实。我们欢迎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举办、今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几内亚比绍确信,国际安全与稳定取决于针对迫使一大部分世界人口生活于赤贫中的所有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的集体斗争。实际上,全世界赤贫现象的持续存在,需要国际社会持续进行努力,并需要采取全球的办法来解决影响世界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

债务负担和还本付息严重危害到非洲的发展。对《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纲领》的中期审查清楚地表明,我们各国在最近几年中由于必须履行的金融协议而已成为资本净出口国。实际上,用于还本付息的金额远远超过外资的流入。几内亚比绍也不例外。总之,第三世界的经济得到了极少的改善。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速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我们欢迎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全系统范围的非洲特别倡议。我国政府对我国的经济复兴作了大量的努力,严格实行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商定的结构调整计划。然而,恢复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及我国人民福祉的努力,应得到国际社会更多支持的补充,我们希望将继续得到对我们这方面努力的支持。

几内亚比绍是一个非洲国家,也是讲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欢迎葡萄牙建议其欧洲联盟伙伴召开欧非首脑会议的倡议,其目的是促进旨在为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奠定新基础的政治对话。

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我们地球的自然资源,是全人类的责任。几内亚比绍意识到这一现实,与其合作伙伴一道制订了尊重环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它可以称为是具有社会可行性和公正的。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正进行极大的努力,以执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会议的《行动纲领》以及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的建议。

尊重和充分行使基本人权是自由、和平与国际稳定的要素。几内亚比绍是一个民主国家,决心保护固有的人的价值,以促进和谐与整体的发展。联合国意在成为适当的论坛,以找到应付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的共同全面办法。因此,必须提高其避免冲突和保持和平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今天,几内亚比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决心促进实现《联合国宪章》所庄严载入的理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格尔·安赫尔·布雷利-里瓦斯先生发言。

布雷利-里瓦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要祝贺拉扎利大使当选为大会主席并祝他在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有关本组织的意义、重要性、作用和及时性的辩论,在半个世纪以后似乎愈来愈激烈。可以说联合国在受到审视。

可能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例如,有人指控它官僚机构庞大;有人说需要部署军事力量为和平铺平道路的局势在增多——这条道路也是充满战争的道路。这些局势的出现并未得到会员国的同意,它们却都必须分担费用。维持和平的军事费用再加上这一扩大的官僚机构增加了弱国的财政负担。但是对于这一负担最不满和进行谴责的却似乎是强国。

但是,为了对联合国是什么和它代表什么进行彻底评估,我们必须将联合国同另一个类似它这样的组织相比,它是一个使近200个主权国聚集在一起,拉着它们的手带领它们走过历史上最费解和危险的50年,并在所有意识形态参照物全都崩溃时,却仍然是一个参照点的组织。而这样的另一个组织从未存在。

就我们所知,人类从未连续50年生活在和平中,但是51年过去了,却还没有出现普遍性冲突的振荡,这种冲突一度似乎是周期性的。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和政治仇恨而在这个或那个洲上出现误解和侵略,并导致种族灭绝或局部战争,但我们不能说发生了大战,尤其是在各地区人民的意志超越了这些战争,决心恢复和平之时。

国际社会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审查其最大的组织,并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安全理事会。幸运的是,各国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已建议以各种方法改变它,使它更能代表世界的新现实,而且当然要使它具有更高效率。我国以巨大兴趣注视这一进程,意识到安全理事会将成为世界制度的平衡中心。

与此同时,这一相对长时期的和平使欧洲一体化得以产生,这恐怕是本世纪最大的政治成就。它造就了亚洲各国大胆而蓬勃的技术文明的增长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谅解和增长,由于这种谅解,今天拉丁美洲地区已经成为人类具有最佳前景的居住地。在此框架内,委内瑞拉扩大了同我们时代的伟大事业——如实行人权、真正的代议制民主、作为我们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以及作为世界安全保证的裁军——的关系并加深了对这些事业的承诺。明天,我将自豪地代表我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我国希望对本组织提出的批评将导致合乎逻辑的改造和振兴本组织的计划,以此证明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它的成功必须在执行人权、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和消灭毒品贩运及相关活动所结成联盟中得到肯定的确认。在墨西哥敦促下,将就后面这项主题召开大会特别会议。

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的最新报告中提及委内瑞拉同圭亚那之间的领土争论。我必须指出,这一争论属于由两国签署的、为实现切实可行和持久解决这一争端的1966年日内瓦协定范围之内。本着双方对话和合作的精神,我们曾呼吁秘书长进行斡旋,并正在运用《联合国》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之一。因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有关冲突局势的章节中明确提及这一案例。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人,我必须承认,由于这一持久和平,作为欧洲后裔和在许多方面是其创造物的本地区经过

80年的世界战争之后，恢复了同其天然宗主国的友好关系，这些战争曾把我们分开，并在支配我们几个世纪的文化模式中造成分裂。

当然，仍有无数威胁挥之不去。仍存在拥有足以点燃区域冲突——这种冲突会增多和扩散——财政资源的所谓武器国家，这些国家不为民主准则所动，大多受热主义的驱使。在人们所根本没有想到的国家里，种族歧视的危险象恶梦一样重现。在最文明大陆的中心我们看到了如果发生在柬埔寨或卢旺达便会遭到我们愤怒谴责的一场战争和种族灭绝，而这场战争和种族灭绝却发生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世界容忍和共处的懵懵国家之间。

与此同时，交流的状况、良好政策的目标以及现代通讯的奇迹导致了通过旅游和商业利益进行贸易、技术、科学模型和人类行动的自由交流。所有这一切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联系在一起，利用咨询表达一种开始广泛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充满激情的兴趣。

本组织仍有待克服消极传统的预言和计划。根据这种传统，自然法则规定战争、疾病和其他灾难的存在对调节人口增长注定是必要的，这也是在马尔萨斯论者观察自然时看到的逐步升级中对技术发明和科学发展的鼓励。

联合国的首要宗旨是和平；战争是人类为试图解决不平衡和不满所最常用的手段。我们拥有和平，尽管和平不断受到困扰，但总是尽量和在可能的地方重建和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战争是最长期的惯犯，因为贪婪和野心靠战争滋生。

我们也许可以说，本组织要解决普遍冲突、贫困和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的问题，需要的就是人类资源开发和有系统的教育方案，以去掉我们时代脆弱的道德规范，教会各国生活和共处的艺术。恐惧、怀疑和敌意正是由人民和各国之间的无知引起的。

我在此发言是代表这样一个国家：它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一方面给它赋予了力量和经济上的轻松自得；另一方面又使它陷入了严重的心理抑郁状态。这种资源就是石油，我们在西方世界拥有贮量最大、最可靠的石油。如同所有地下资源那样，石油法定属于国家，国家发现、加工和

销售石油，并把其收入作为服务予以分配。于是，这个原本的农业国一点一点的变得习惯于向国家伸手要礼物；保护主义、补贴、奖学金、信贷甚至过分的馈赠，而所有这些东西从前都是作为劳动报酬而从土地获得的。

在两代人以上的时间里，委内瑞拉人完全依赖石油，从而忽视了个人努力。国家经常煽动性地鼓励这种依赖，并助长懒散，从而造成了源于政治同经济的构结的道德混乱现象。这就是所谓委内瑞拉危机的根源。而它又不同于其他的危机，这是因为它不是一种经济危机，而是道德危机，要解决只能靠恢复诚实行为和个人奋斗，而这要求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努力。

这就是拉菲尔·卡尔德拉总统的政府努力争取的。在努力消除他承接过来的巨大弊病为最脆弱的部门采取经济上不太有害的措施之后，在4月15日，他决定通过《委内瑞拉议程》开放经济，并引入流行的市场经济价值。然而，他以谨慎的态度建立了一个方案，用来缓解经济开放在过渡期给习惯于老的国家家长式管理的大多数造成的巨大冲击。

经过一个短暂的期间，我们正走出这个独有的危机。如同其他危机那样，这个危机过去无法现在也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法令来解决，因为它过去要求、现在仍然要求改变习惯，以使人民学会自给自足。委内瑞拉的这种情况在其他以国家家长式管理为特征的国家中也可能发生。

假如我们仔细看一下所有美洲国家发生的所谓社会危机，我们会发现原因是缺乏培训。我们过去曾说教育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普遍性办法，现在仍然如此。拉丁美洲社会由于农民迁移扰乱了社会和道德秩序而变得破碎，而导致家庭堕落的习俗的改变后来又造成了边缘化。在这种时候，教育和培训是绝对必要的。

传统家庭的崩溃使人们失去了从前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今天，在培养公民的内心自我方面，国家必须替代家庭和母亲。因此，培训和教育显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人的内心自我必须加强才能重建家庭的单元，以给予社会凝聚力、自豪和勇气。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说过的话把握了问题的实质：“道德和启蒙是我们首先需要的”。今天，全世界遇到了同样的弊病，因此有同样的需要。

联合国正通过其专门机构,为了解决人类的日常危机而进行数不清的方案、研究、尝试和试验。这种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作出的努力针对的是一个已经变形的对象,因此他无法与他人和谐共处。

假如我们都认为连接家庭、小学、中学、大学和生命的链条早就断了,而且它正缺了第一个环,而没有这一环其他所有的环都失去基础,变得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将对人的生命的根基注入必需的经济和科学资源,以从头塑造,使他们成长,并具备使他们成为公民的价值观。

拉丁美洲在诞生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仇恨、宗教冲突和领土贪欲,构成它不可分割的精神的是在最自由和最广阔的舞台上走在同一方向而又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影响。但是拉丁美洲今天却受到了伤害,因为它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一些政权犯下的错误,这些政权忽视教育或怀疑其不可否定的主导作用。

民主作为政治愿望的结果而在拉丁美洲扎根,这种情况在宇宙的任何其他地方尚未发生过。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民主必须意味着根除古老的弊病,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选举政府的制度。

我们渴望一种行动透明、取得有效成绩的民主,从而继续成为一种替代古老的独裁制度的选择。这说明了我国为什么坚定地争取实行一种诚实而廉洁的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提议缔结一项反腐败公约,这已得到了半球一级的认可。奇怪的是,这将是世界上第一项同类公约,这也说明了腐败这种罪恶多么根深蒂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在哪一个国家,腐败均逃脱了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的惩治。

上述文书眼下还只限于我们半球所有,但它援用于本组织整个系统的那一天并不遥远,因为它所指控的罪行并非美洲独有,而是在各个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扎下了根。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一届实质性会议上,委内瑞拉同阿根廷、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提出了一个关于跨国商业活动中的腐败和贿赂现象联合国宣言,这清楚地表明防止腐败逃脱惩罚的斗争在世界上正蓬勃进行。

联合国知道普遍性变革的关键在于培训和教育,那么假如联合国要促成并带头进行一项深入的研究,专门考察一下什么塑造一个人,研究一下那些爆发冲突或成为他人的楷模的社会是如何由其全体成员来确定的,假如联合国要通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为其所有合作方案加上一项普遍性教育的内容,那么就将开始在道德和人的方面真正拯救社会。

如果摆脱了偏见并有着足够的资源,作为各种习俗和种族的大熔炉的拉丁美洲就可作为一个试验室,表明人类可如何拉直它在多处已被扭曲的道德脊梁骨。我们整个美洲欢迎建立和平的呼吁,因为除了社会不均衡——并不是遗传的不均衡,而是由于不能转变和分配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赤贫造成的不均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令人不安或不安全的因素。

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在很短的时间里,在没有发生暴力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强大的帝国结束了、对人类思想最残酷的桎梏被摧毁了、所有人的意志得到解放、各国人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根据他们长期受到各种暴力压制或阻挠的希望和愿望重新组织自己。

正如玛格丽特·尤尔欣纳在她写的哈德里安传记中提到这位伟大的帝王的宗教困惑时所说:在他一生中旧的诸神已不再存在,而基督还未降临。人类目前的精神状况似乎与此相似:自由,但对从新的模式中采用新的秩序仍然感到茫然和犹豫不决;然而,首先是自由,尽管在这个重大时刻可能还缺乏伟大的领导人。

联合国具有和反映了这种感觉——时而感到欣喜,时而又觉得难以相信,就象一个神童对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梦想可创造什么这个问题站在无穷尽的可能性面前一样。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多哥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科菲·帕努先生阁下发言。

帕努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对你当选担任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表示真诚和热烈的祝贺。我国代表团相信,你的技能、你对国际问题的透彻了解以及你的慷慨努力将使我们能够圆满完成这届大会的工作。因此,我谨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与你合作以执行你崇高的使命。

我还高兴地赞扬你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所做的出色工作,他为第五十届会议盖上了他的效率和献身精神的印章。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他致意。

我还谨祝贺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他以令人称道的方式致力于实现本组织的各项目标和日益加强其信誉。多哥代表团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本届会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与前几年似乎没有差别:持续存在的冲突继续使许多人深受其害。此外,恐怖主义继续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债务负担及其引起的各种问题阻碍许多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非洲国家。所有这些现象向国际前景投下阴影,使人们对是否会真正出现全体人类合理地期待的和平、安全和繁荣感到关切。

多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努力巩固法治国家的基础,并面对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所必须的条件,以确保其人民的社会福祉。

多哥已开始使其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发展正常,令人鼓舞,过去三年中尤其如此。1996年8月4日和18日以平静、有秩序和透明的方式举行了部分立法选举,这表明多哥人民在国家元首纳辛贝·埃亚德马先生的激励下决心沿着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民主、和平与政治稳定的道路前进。

困难的民主过渡时期打破了社会的基础结构,使人们对其发展进程的成果产生怀疑,多哥人民从这个过渡时期吸取了教训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必须维护和加强其团结。这样他们就能够有效地应付当前和将来的各种挑战,确保他们的繁荣以及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作出微薄的贡献。多哥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打算继续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齐心协力地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不懈的努力。今天他们满意地指出,多哥人民从他们已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在几个月来支持他们的领导人作出的努力后,他们越来越坚定地反对在其他地区制定的并证明不符合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各种政治方案和组织手段。许多观察家认为,多哥人民通过无数次表明其政治意愿,现正在培育我们都期望的真正的非洲民主。

去年联合国纪念其成立五十周年。当时大会在其《宣言》中说:

“联合国《宪章》中所载‘以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在今天同在五十年前一样重要。”(第50/6号决议,第1段)

继续使世界大地伤痕累累的许多种族或宗教武装冲突证实了联合国的这一观点,并表明本组织仍面临的任务之艰巨。

非洲仍然是世界上的紧张区域之一,我们的大陆受到一些国家持续存在的残酷冲突的痛苦折磨。多哥政府对诸如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布隆迪和安哥拉等国的冲突仍未得到最后解决感到痛惜。这些冲突造成的大量的受害者、难民、流离失所人员和大规模破坏应足以使有关各方相信必须结束它们的争端,这些争端可能使以忍耐和坚忍不拔精神作出努力的国际社会感到疲惫。

多哥政府对这些国家不断恶化的局势感到关切,促请各有关方面通过对话与合作谋求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以使其人民能够最终获得发展所必须的和平与稳定。

尤其对利比里亚,我国代表团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九国委员会去年8月在其致力于成功结束多年前开始的和平进程的阿布贾会议上采取的大胆措施。这些措施,附之以制裁,证实了西非共同体国家决心尽其全力寻找这场同类相残、似无休止的冲突的彻底和永久的解决。

在该进程的这个新阶段,我们的利比里亚兄弟有必要认识到西非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所作的巨大努力,显示诚意为有效执行1995年8月9日的《阿布贾协定》提供便利。该协定为结束这场冲突、恢复和平及宪法正常化提供了途径。

至于巴卡西半岛的争端,我国赞扬秘书长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最近向喀麦隆、尼日利亚、巴卡西和多哥派遣了斡旋团,在等待国际法院作出裁决的同时,以此形式协助加强旨在减轻紧张局势的临时措施。

多哥决心为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冲突而尽力,决心保卫非洲大陆的和平及安全。因此,我国和我国总统准备为恢复该半岛的和平和两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作出贡献。在同样的精神下,多哥政府希望双方在秘书长斡旋团访问期间表现的诚意继续奏效,以便尽早实现预期的利益。

破坏我们大陆发展努力的这些冲突的持续性使我不得不重提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在第三十届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旨在建立一支全非洲部队,当和平遭到威胁或破坏时负责维持和平。

我们欢迎为此目的采取的使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的各种主动行动,这样非洲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可以更好地控制那些使非洲各民族的努力偏离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先任务的冲突局势。

在同样的意义上,鉴于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将面临的无数冲突,也鉴于小型军械和轻型武器的非法贩运,有必要加强总部设在多哥的联合国非洲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活动。为此目的,在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请求下依照大会1985年12月16日第40/151号决议建立的该中心,理应获得足够和适当的资源,以便完全履行其职责。在这方面,我想重申多哥政府极为重视该中心,将尽力遵守其东道国的承诺。

1991年中东问题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9月13日的华盛顿协议,除其它外,在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整个中东冲突方面燃起了希望之火。撤离巴勒斯坦有些被占领土地,建立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废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宪章中反以色列的条款,以及以色列和约旦的和平条约,都是证明中东和平进程中取得进展的积极现象。多哥欢迎该进展。

不过,过去几天中该进程所面临的、危害其正常发展的种种困难使我国代表团有理由感到严重关注。多哥代表团尤其关注上个星期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悲惨事件,它使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成为受害者。

多哥赞成1996年9月28日通过的第1073(1996)号安全理事会决议,吁请在该进程的继续中投入更大精力,直到获得具体结果。它敦促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土撤离,

敦促让以色列在安全的、被国际承认的边境内生存,并敦促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无论如何,有必要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实现有利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公正、全面的和平。

关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争,我想代表多哥政府衷心祝贺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的《代顿协定》的设计师们,对在根据该条约执行情况中能令人接受的发展表示我们的赞赏。我们想鼓励该冲突中的主要角色继续寻求一种谈判解决办法,以期彻底恢复欧洲该部分的和平与稳定。

除了紧张局势的温床以外,我们必须注意到遭到我们谴责的恐怖主义,由于其邪恶目标和犯罪行为,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我们欢迎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和平调解国首脑会议,以及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国家和俄罗斯联邦最近在巴黎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多哥欢迎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倡的不同措施,以期有力地挫败跨国犯罪组织及其成员的活动。

在通过裁军保卫和平方面,多哥重申其对总体和完全裁军的坚决保证,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国际社会争取该目标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1996年9月24日开放供各国签字、而我刚刚代表多哥政府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如果被所有国家接受和实施,无疑将对减少核威胁作出贡献。这将允许国际社会朝着人类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即彻底消灭核武器,大步迈进。

正如《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所述:

“一个蓬勃、有力、自由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是人类幸福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第50/6号决议,第2段)

对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气候对世界稳定能有积极效果的一致认识是正确的。大部分国际社会对寻求目前经济危机的相应解决办法的逐渐淡漠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确,在工业化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形势正经历着积极发展,而其经济效益中的差异正在缩小,与此同时,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债务的负担下呻吟,非常难以从多年的局势中解脱出来。

象经常指出的一样,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要求激进的和创新的解决办法,免除或大幅度减少其债务,以及实行旨在促进其进步的大胆措施。

我国代表团对债权国为解决债务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七个工业化国家在七国集团里昂首脑会议上表示决心采取更多的行动,以减轻最贫困的国家欠非巴黎俱乐部成员的多边机构和双边债权国的债务,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特别欢迎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财政部长最近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使减轻最贫穷国家债务负担的限度达到80%的决定。

除债务问题外,我国代表团还关心其它发展问题。参与结构调整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清楚知道它们应主要负责通过健全和一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牺牲,遗憾地说,还没有取得所希望的成果。因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地方病、饥饿、失业、高昂的毕业后失业数字、公民的尖锐不满以及贫穷。

为持久地面对和解决这些弊端,国际社会必须和这些国家一起,进行出更多的声援和动员,并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援助。此外,为了使非洲经济起飞,非洲不应继续被看作仅仅是一个原材料的基地。

在实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现在,使非洲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性是十分必要的。为达此目的,它们必须通过和工业化国家进行可持续的技术和财政合作,以便面对工业发展的挑战。更加重要的是,非洲不应依赖于对它的原材料的利用,而原材料的价格却不断下降。应该鼓励非洲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有关的机构以及有关的多边金融机构的伙伴关系和支持,进行国际合作,以加速其工业化的步伐。

在这方面,多哥政府,除其它外,创造并加强了有利于外国在其自由区进行投资的条件,我们愿意对公营和私营部门的合伙人以及工业发展机构表示感谢,通过它们的投资和各种形式的援助,它们支持了在这一领域的开创工作。

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将于11月在罗马举行。多哥政府希望首脑会议的工作取得成功,它所通过的建议能有

助与改善粮食和农业的状况,使各国人民在这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多哥欢迎秘书长于1996年3月15日提出的联合国系统非洲特别倡议。我们认为这一倡议证实了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致力于实现旧金山《宪章》中,除其它外,支持非洲的发展的目标。

值此非洲经济日益恶化之际,适时地赞赏这一特别倡议,促进政治和经济机构与非洲政府间的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倡议中一个良好的重点是:它重视并主要将重点集中于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政治稳定和发展。然而,为了实现倡议的目标,国际社会必需通过动员必要的财政资源,以有效地参与倡议的执行,从而使倡议不要沦为又一个一般性的有关非洲的倡议。我国政府将对它予以必要的重视,使其获得成功。

在今天的世界上,各民族都面对着分裂和全球化的矛盾状况,联合国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因此,关于使联合国濒于破产边缘的严重资金缺乏问题,我国政府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如果联合国被迫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那么联合国组织的任何改革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迫切需要采取紧急的措施保证联合国组织具有一个稳定的财政基础,并坚决停止这种使它瘫痪的付款危机。主要拖欠会费的国家应该表现出帮助解决危机的政治意愿。

我国代表团认为,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是必须要做的事,但是促进它的民主化也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鉴于联合国现有的结构以及,正如工作组所指出的,有必要考虑对安理会的成员数目作一个公平而负责的增加,并加强它与联合国主要机构和会员国的联系,从而提高其透明度。

几十年来,由于联合国的持续努力,多边主义已明确成为解决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问题的恰当架构。

去年,在庆祝联合国组织五十周年纪念时起草的收支平衡表,虽然有某些缺点,仍然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很多

工作仍然有待完成。会员国方面需要加强努力,并提供更多的资源,使改革后和重新获得活力的联合国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现实,有效地响应整个人类的期望。

在履行赋予联合国组织的崇高使命时,多哥将毫无保留地为所有国家谋福利,致力于一切旨在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促进正义、人权和进步的倡议。

代理主席(以英文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先生阁下发言。

萨哈夫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在讲话开始时向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主席。

我确信以他丰富的经验和能力,一定会对本次会议的圆满结束作出贡献。我愿向他保证我们愿意和他合作并支持他为使大会本届会议事项的圆满完成所作的努力。

最近几周,伊拉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受到美国导弹的进攻,随后美国借口伊拉克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准备大规模军事侵略加紧进行军事集结。

我愿在此阐述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伊拉克采取的行动绝对不违反《宪章》或安全理事会决议或说明美国对其军事侵略有理由。伊拉克只是因一个主要伊拉克库尔德派别的要求在本国领土和国际承认边界内调动部队以击退与邻近外国结盟的另一个派别进行的军事侵略。伊拉克政府该行动属于伊拉克对本国领土的主权范围并符合其保卫本国人民并击退对他们的任何外国侵略的义务。这是所有国际公约和法律保证的权利。这也是任何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

该行动是有限和迅速的,执行时没有造成生命损失。这点已经得到所有观察员,包括正在伊拉克北部工作的联合国机构官员的证实。该行动结束了伊拉克北部的内战、暗斗、混乱和不安全状况,在该区域恢复了和平与稳定。美国却企图利用这些事态发展,以它们为借口对伊拉克进行导弹进攻并摧毁一些平民设施,使许多人牺牲,许多平民受伤。

美国政府不满足于对伊拉克的军事侵略。美国总统在1996年9月3日公开宣布决定把美国于1992年在伊拉克南部实施的禁飞区从纬线32度扩大到33度。在伊拉克领空实施禁飞是使用武力侵犯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是与联合国或安全理事会有关伊拉克决议完全无关的单方面决定。联合国官方发言人在1993年1月7日证实这一事实,当时他说在伊拉克南部实施禁飞区没有根据任何安全理事会决议。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96年9月2日宣布:

“没有确定纬线36度以北或纬线32度以南禁飞区所根据的联合国或安全理事会的规定。设立这些区是法国、美国、英国及土耳其的四边决定。联合国没有界定这些区的规定。”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96年9月5日指出:

“从一开始该禁飞区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基础的依据。”

对美国侵略行动的阿拉伯和世界反应是反对和谴责。全世界现在知道在伊拉克实施禁飞区既不正当也不合法,是对伊拉克进行中的侵略。它必须停止。

从一开始,伊拉克便十分明确地反对美国及其某些盟国单方面实施的所谓禁飞区。美国和英国坚持扩大该禁飞区,并声称其目标,正如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宣布的,是保护美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利益。我想知道: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利以保护其战略利益为名对另一个独立国家,也是联合国成员强迫施加这种状况?这种行径在国际关系中会使弱肉强食法则压倒《宪章》法则。

我们要求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拒绝接受这种逻辑——它既没有国际合法性,又没有安全理事会本身授权的依据——并消除对我国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美国为其对伊拉克的进攻和军事集结开脱责任而提出的指控和借口都毫无法律、事实或合法性理由。应该强烈反对并谴责它们。

我愿在此向阿拉伯和世界对该侵略以及随后旨在侵犯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的反应表示伊拉克人民的感谢。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对伊拉克人民实施全面封锁给他们造成的痛苦,使他们六年多不能满足基本人类需要。伊拉克境内情况极为严重,联合国已经不可能保持一方意愿强加的承诺,尤其在人道主义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大声警告对伊拉克继续全面禁运的严重后果和损害的时候。婴儿死亡率因缺乏食品和药物而剧增。疾病猖獗。医疗、教育和环境部门恶化。在其他人道主义领域中,在伊拉克曾是第三世界国家先驱的增长和发展方面也有重要影响和倒退。

但是,对伊拉克人民人权状况及其对食品和药物的需要流鳄鱼眼泪的美利坚合众国今天公开和公然反对符合法律、平衡和适当地执行关于伊拉克与联合国秘书处于1995年5月20日达成的“以油换取食物”方式的谅解备忘录。

在伊拉克和联合国秘书处之间专业和外交对话能够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时,美国力图在谈判的每个阶段设置各种障碍,以期拖延最后制定谅解备忘录。然后它开始建立路障,妨碍在制裁委员会框架中实际执行备忘录规定和完成执行所需的行政安排。

我要在此提供一些数字表明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进程中设置障碍的严重程度。众所周知,为完成这项备忘录开了50次工作会议,即从1996年2月6日至5月20日开了50次工作会议。美国在这个进程中对这份在谈判中同联合国秘书处达成的备忘录各项内容提出了29项修正案。尽管第986(1995)号决议规定了加快执行协定的程序,但建立上述程序就用了80天。在这期间,同法国和德国代表团的专家们举行了28次非正式会议,并召开了5次正式会议,这些程序本应在会中迅速完成并得到通过。但美国又把这一程序的通过推迟了三个星期。美国直到今天仍是阻碍执行谅解备忘录的唯一方面,这样做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这些原因同美国声称第986(1995)号决议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说法完全矛盾。

由于美国的压力和干涉,秘书长迄今仍无法执行谅解备忘录。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已就执行向伊拉克人民提供粮食和药品的六个月计划进行了7个月的讨论,而且现在仍没有完成,因为美国不断进行干涉并破坏执行该备忘录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些行径应该停止,应该允许联合

国秘书处和伊拉克在今后没有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尽快执行备忘录。

伊拉克人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财政手段满足其人的需要。他们谋求解除各种限制,这些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使他们挨饿,以便伤害他们的荣誉和自尊。但是,象伊拉克人民这样拥有六千多年历史并孕育人类文明的自豪人民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也不会将其主权和自尊拱手让给那些其唯一目的就是霸占各国人民财富及其视为神圣的东西的人。伊拉克只是要求享有其权利,即受到所有国际公约和惯例保证的权利,这也是一项得到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保证的权利,因为这些决议对伊拉克规定的所有义务都已得到履行,实行这些不公正制裁的所有理由都已消除。

尽管安全理事会决议欠公正,但伊拉克仍履行了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其各项义务。虽然同样这些决议也给安全理事会规定相应义务,但我们没有看到安理会为根据这些决议履行自己的义务采取任何行动。相反,我们认为,安理会放弃了控制和监督其各项决议执行情况的权力。安理会把该职能赋予负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C节的特别委员会,让该特委会单独负责决定伊拉克是否履行其所有义务,以及是否应让安全理事会解除制裁。

特委会在伊拉克全境工作了近六年。它派出了373个视察队,其中总共包括3 754名国际视察员,还有由90多名官员组成的常驻巴格达工作人员。委员会使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办法,这些手段和办法本应使它能够完成其使命并核查其工作成果。难道可以想象该委员会迄今未能完成其使命吗?是否有人要问一问特委会主席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还需做哪些工作?难道可以想象特委会仍未能摧毁伊拉克曾经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吗?这一大批视察人员在所有这一漫长时期内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们到伊拉克来不是为了休假。委员会声称未能找到的所谓剩余文件和设备是否真的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使它不能提出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甚至部分解除制裁的建议?

伊拉克已经履行有关执行消除违禁武器的第687(1991)号决议C节的所有实质性义务。我要代表我国政府

在这个讲坛上声明,伊拉克没有保留任何违反禁武器,此类武器的部件或与此有关的文件。特委会声称伊拉克隐藏违禁武器,此类武器部件或有关文件的依据只是些没有物证支持的猜疑。这些猜疑都来自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及其代理人。

伊拉克已要求特委会以一种实际和客观的方式,而不是政治方式处理这些猜疑。特委会不是受这个或那个国家政治目标影响的政治机构,而是一个必须不受政治冲突和敌对立场影响、负责以技术和科学方式执行其各项任务的技术委员会。但是,我们从同特委会打交道过程中看到,特委会在其行为中趋于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在技术和科学事实基础上采取行动。

我国要求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包括安理会中的阿拉伯代表、真正希望该地区无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中东最大国家之一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直接参加特委会的工作和活动,参加对其工作和最后结论的评价。我们十分确信,如果迅速和谨慎地进行这种参与工作,就会得出有证据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论点支持的结论,即这个档案中的实质性问题已经按照第687(1991)号决议的要求得到解决,现在应该是执行该项决议第22段的时候了。

我们愿指出,我们在联合国赞助下所开展的工作中的最近经验证明,本组织的结构有问题。除《宪章》各项规定中没有的武力逻辑盛行之外,这个问题就是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这个国际组织机器已被作为工具利用,以执行某些国际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使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偏离其自然的道路,而走向与《宪章》文字和精神明显对立的道路。但是,《宪章》是本组织的组织文件,是联合国在其所有活动中必须依靠的章程和法律基础。

《宪章》的规定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以及在通过决议时必须遵守这些宗旨和原则,安理会决议的内容和执行应该符合公正和国际法原则。安理会在通过决议时应该遵守某些限制,这些决议应该符合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从而使各会员国能够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履行其义务,接受并且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安全理事会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它并没有立法权力,也没有权力制定超越《宪章》文字和精神的详细

执行办法。相反,它是一个联合国机构,必须遵守构成国际合法性法律基础的各项法律准则,《联合国宪章》每一项规定都体现了这种准则。

伊拉克相信相互依赖原则,相信在各国主权、独立和共同关切基础之上的全球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伊拉克促进了并且继续促进加强多边国际行动的关系和价值。南半球各贫穷国家正面临一系列阴谋,这些阴谋就是降低这些国家的地位、使它们孤立、并阻止它们跟上科学与经济发展。这些阴谋包括设置贸易和政治障碍,以阻止这些国家获得技术,影响它们获得科学进步的机会,从而使它们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受制于只照顾工业大国或北方富裕国家利益的经济机器。正如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今年7月在伊拉克国庆节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战斗就是南半球争取自由、独立、发展、繁荣和享受权利和公正的战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还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国际强权提出各种口号,公开呼吁南方各国发展其能力和潜力,据说是为了使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贫困和贫乏状态。但是,当伊拉克发展其能力和潜力,利用这个发展及其石油财富推动其民族发展和进步、以及提高伊拉克人的能力和资格时,打着这些旗帜和提出这些口号的人在美国领导下针对伊拉克动员了一切邪恶势力,以炸弹、导弹和30国侵略军攻击伊拉克,以破坏我国的基础结构,破坏南方国家中新的发展支柱之一。

这使得联合国负有重大和历史性义务,承担起《宪章》赋予它的职责,并且确保所有人民和国家争取和平、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权利。联合国必须象其创始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促进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工具,而不应该是某个国家手中的工具,这个国家以武力和讹诈,利用这个工具称霸世界。

最后,我谨表示我国坚信,通过关于联合国结构和工作方法改革的各工作组的艰苦努力,而且由于许多会员国的美好意愿,联合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再次发挥其真正的潜力和能力,摆脱凌驾其上的霸权,根据国际法统,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和幸福,实现《宪章》的各项目标和宗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这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已经发言完毕。

有几位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提醒各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以5分钟为限,各国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

格内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到的伊拉克外交部长的发言是再一次企图为一只狼披上羊皮。在对具体的谬误言论作出反应之前我必须重谈基本要点。伊拉克政权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正是这个政权在它对其邻国发动的两次战争中以及它对自己的人民发动的,今天仍在继续的一次战争中,把数以万计的尸体丢弃在田野和沼泽地上,任其腐烂,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权,这是将诸如肉毒毒素和炭疽之类的致命生物媒介用作武器的政权,以及威胁用化学武器攻击邻国的政权。美国和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特别是伊拉克的邻国知道这个政权的本质。今天在这里说再多关于国际法和合法性的漂亮话都不会消除这种常识。伊拉克政权以其行动将它自己置于守法的国家社会之外,这一事实已经在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得到承认。这些决议中对中东的安全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该决议禁止伊拉克拥有或获得核、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运载工具。安全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因为它同意伊拉克所有邻国的以下意见:让萨达姆·侯赛因拥有这种武器是不能让人放心的。伊拉克外交部长今天所说的关于伊拉克已经以某种方式充分遵守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项决议的话并不比他一年前在这个大会堂中说这样的话是更可信,也不比塔里克·阿齐兹两年前或3年前说这种话时更可信。在联合国中或这个大会堂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这样的言论,甚至包括伊拉克外交部长本人。然而,即使是这位外交部长也说因此也一定承认:

“只有特别委员会被授予决定伊拉克是否已履行其所有义务的责任”。(同上,第163页)

特别委员会主席埃切于斯先生经常表示他坚信,伊拉克继续隐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造这种武器所需要的设备和初级材料,以及与这些计划有关的大量文件。在伊拉克说它已交出所有文件和设备时,安全理事会的几个成员愿意相信伊拉克。这是在1995年8月之前,那时,特别委

员会已经非常了解的伊拉克隐藏努力的程度终于大白于天下。自那时起,没有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认为伊拉克所作的进行了充分合作的宣称是可信的。今年,伊拉克几次阻止特别委员会视察人员进入某些具体地点,特别委员会有理由认为这些地点藏有被禁止的材料或文件,而它在这些地点有无条件视察的权利。伊拉克连续5年对大会谈论结束武器档案。在1996年,伊拉克并不比它在1995年、1994年或1993年更接近于实现那个目标。只有伊拉克在与特别委员会进行合作和尊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方面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个目标才能实现。伊拉克今天再次拒绝明确表示它已放弃在今后获取大规模武器的意图。可悲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位外交部长明确宣称已经得到履行的其他义务又如何呢?那么请问,萨达姆从科威特盗窃的财产和政府档案在哪里?伊拉克所盗窃的数以百计的装甲运兵车、坦克、导弹和飞机在哪里?我们知道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些武器已经被吸收到伊拉克精良的共和国卫队中去。在归还这些东西之前,制裁制度将不会有变化。

伊拉克政府所掌握的关于伊拉克政府从科威特带到伊拉克的600多名科威特人,沙特人和其他公民的消息在哪里?伊拉克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主办的几十次会议的代表也象这位外交部长一样雄辩,但在过去一年中,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建设性行动来解决这些可悲的人道主义案例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没有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同意伊拉克的这种声称。每隔60天,经过34次制裁审查,安理会每个成员要求伊拉克遵守它对科威特的所有义务,他们遇到的却是我们今天下午从伊拉克那里听到的欺骗和蔑视言论。

我欢迎有机会纠正对实施第986(1995)号决议记录的歪曲。伊拉克外交部长对关于该决议的甚至是最基本的事实的歪曲是对安全理事会每一个成员的智力和人道主义愿望的侮辱。这位部长抱怨说,伊朗和联合国花了7个月才谈判达成一项关于实施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的协议。这是莫大的歪曲:事实是,伊拉克政府对在5年多时间里拖延实施以石油换取粮食的协议负有完全责任。安全理事会首先在1991年9月在其第706(1991)号决议中确定了这样一个机制。伊拉克没有诚意地就细节谈判了24个月,然后又拒绝履行协议。当安理会在其第986(1995)号决议中再次确定这样一种安排时,伊拉克在9个月中拒绝实施,然后,终于开始谈判。

事实是，联合国秘书处在8月底通知伊拉克，可以在9月的第一周内开始执行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伊拉克军队紧接着对埃尔比勒市发动军事行动，造成伊拉克北部安全局势迅速恶化。

让每个人明白，要不是伊拉克在8月31日采取的行动，到今天即10月2日，根据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伊拉克的石油早就已经畅流，人道主义用品早就提供。这是目前拖延实施决议的唯一原因。

萨达姆·侯赛因本人从来没有公开说过“986”一词，也从来没有公开支持其实施，因此，我们就设想，他仍然象过去一样反对该决议。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我们没有听到这位外交部长保证他将停止催促今天在伊拉克报界中再次受到恶毒攻击的秘书长改变秘书处已经作出的实施第986(1995)号决议的行政安排。与此相对照，美国的意见是明确和不改变的。我们对作为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的起草和提案国之一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它得到实施。美国象安全理事会的每个其他成员一样远比吃饱喝足的伊拉克领导人更关心伊拉克人民的痛苦。我们期待着由于伊拉克在北部采取的冒险行动所引起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该决议能最终得到实施。

最后，我必须重申昨天所谈到的一点。象伊拉克这样的国家试图通过将它们对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蔑视说成是他们与一个、两个或三个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来避免履行其义务。但是，事实仍然是伊拉克遵守决议的义务是对联合国组织的义务，伊拉克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态度是大会堂中的一个代表团都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直接经历过伊拉克政权的残暴性的邻国和伊拉克公民来说。

即使萨达姆·侯赛因反对安全理事会第986(1995)号决议，我们赞成实施该决议，正如我们坚持实施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第688(1991)号、第692(1991)号、第707(1991)号、第715(1991)号和第1060(1996)号决议一样。除非伊拉克履行其义务，否则，美国和安全理事会将不会考虑改变其制裁制度。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一些听取了伊拉克外交部长的发言的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行使答辩权，尽管在那篇发言中没有具体提到科威特。我的回答是，我国代表团希望对伊拉克外交部长所说的如下的话发表意见：

“已履行了要求我们履行的所有义务并消除了实行这些制裁的所有原因”。(同上，第162页)

这种声称没有建筑在当今的现实之上。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不能相信这种声称。安理会理事国每60天审议一次伊拉克全面履行其义务的程度。每次审议后，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我重复一遍，全体成员都清楚地认为伊拉克没有履行其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承担的义务。

关于与科威特直接有关的承诺问题，请允许我忆及下述情况。首先，关于战俘和被关押科威特人和第三国国民问题，尽管在日内瓦召开了三方委员会会议，而且每月在一方的边境上召开一次技术小组委员会会议，但依然连一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没有一名战俘被遣返。显然，伊拉克正从这些会议中获益，它利用这些会议表明它显然和这些委员会合作。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要求的是伊拉克认真全面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以尽快结束这场人道主义悲剧。

我下面谈一下归还被窃走的科威特军事财产和其他财产，包括官方文件和政府档案，如埃米尔的档案和包括外交部在内各部委的档案问题。关于军事获取物——装甲运兵车、鹰式导弹和其他武器，我们向副首相塔里克·阿齐兹和安理会各成员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被掠走的所有军事设备清单。这一情况已通过联合国伊拉克归还科威特财产协调员传给了伊拉克。伊拉克方面在得到这一情况两年后仍未做出任何答复。相反，在伊拉克1994年10月针对科威特及其安全与稳定军事集结中，人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设备，包括坦克。

我愿表明这一点：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确定实施程度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而不是伊拉克政府。我们再次呼吁伊拉克释放科威特战俘和被拘押的科威特人、归还科威特财产、充分实施安全理事会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687(1991)号决议的条款，并履行其所有其他义务。

我们想结束我们伊拉克兄弟遭受的人道主义痛苦。但结束这种痛苦的唯一途径是加速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所有义务。我们继续呼吁迅速实施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这证明我们有兴趣缓解伊拉克人民的痛苦。我们再次呼吁伊拉克迅速响应联合国全面实施该决议的各种请求。安全理事会决议是一个法律政治整体，并有选择的或部分的实施。

戈默索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刚才听到伊拉克外交部长对事件的描述简直是令人惊讶的。在他的发言中,该外交部长再次表明了伊拉克政府对其本国人民的困境的漠不关心。他试图逃避因伊拉克及其人民面临的困难而应受到的指责,并试图把这些指责归咎于其他国家。

伊拉克问题的责任完全应由伊拉克政府本身承担。他们早就知道为取消制裁而需作的简单事情,但他们却一直拒绝作这些事情。让我们回想一下伊拉克人民为何遭受这样的痛苦,以及为帮助伊拉克人民而作努力的命运。正如前一位发言人刚才所说的那样,在伊拉克外交部长的发言中竟没有出现“科威特”一词。他似乎忘记实施制裁首先是因为伊拉克无端侵略联合国的一个兄弟会员国。而且即使在现在伊拉克也没有履行其在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下承担的对科威特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找回失踪平民、归还财产以及其他问题。

第二,伊拉克外交部长似乎忘记提及,制裁依然存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伊拉克未能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而且最为突出的是,它未能履行义务,提供一个有关其生物、化学和核武器方案的全面和明确的解释。伊拉克外交部长声称伊拉克已满足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的要求,这只是在谎报真相。真相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委会)主席清楚的报告中一目了然。一年前,真相似乎接近明了。接着出现了伊拉克政府承认的新情况,要求特委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自那以后,伊拉克政府近几个月来阻碍特委会调查的格局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即该政权正在隐瞒其早期方案中的一些因素。当这一切尽为人所知的时候,声称伊拉克已履行其有关安理会第687(1991)号决议的全部义务只能剥夺发言的可信性。

伊拉克外交部长谈及伊拉克人民的痛苦,暗示这是除其本国政府外其他所有人的责任。尽管仍存在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我国政府仍与其他国家政府一起共同提出了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以缓解该政权的行动造成的伊拉克普通人民的痛苦。

用石油换食品的建议第一次是在1991年提出的。1995年通过安全理事会第986(1995)号决议。外交部长没有解释他的政府为何迟迟不接受这项决议。在他们今年夏天

最后接受后,如果没有发生北部攻击,推翻了谈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这项决议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执行。我们希望看到这项决议尽快得到执行,只要秘书长肯定条件许可。

不仅我国政府花几百万美元,通过联合国和其他的人道主义方案,在伊拉克人民最黑暗的这一时刻协助伊拉克人民。关于制裁,我们将继续以我们对该地区安全的关切为指导。在决议得到充分落实,伊拉克对其邻国的威胁被排除之前,这些制裁将继续存在。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让我简单地答复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首先让我提醒他,住在玻璃房中的人,不应该乱扔石头。难道美国代表忘记了,对人类犯下最大罪行的正是他自己的国家?难道他忘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犯下的罪行?难道他忘了美国在越南、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古巴和难以计数的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难道他忘了美国侵略伊拉克和摧毁我国全国的基础设施,在解放科威特的借口下,把我国推回工业前时代?难道他忘了,不到一个月前美国用导弹对伊拉克的侵略?谁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使用导弹?伊拉克从破坏和邪恶势力手中解放一个伊拉克的城市,这威胁美国的什么重要利益?法治何在?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制何在?难道美国侵略不是一种非法的恐怖主义行径?美国要在声称拥护自由之前,必须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美国代表声称,我们在伊拉克北部造成了不稳定。这真是荒谬之极。难道一个国家恢复和平与安全就等于制造不稳定?难道美国没有承认,它动用数以千计的特务和恐怖主义分子在伊拉克发动内战,以推翻该国政府?支持法治的人不会在其他国家煽动内战。他们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宪章》所维护的准则,干涉他国内政。

至于科威特的代表,我们对他在这一长篇大论地谈既不属于这一论坛,也不属于这一场合的问题,迷惑不解。正如他所承认,我们在发言中并没有提到他的国家。如果他要凑热闹,那是他的事。

下午6时25分散会。